

M6
L52
67

瀟亭遺文

孫崇彬署



3 2285 0262 5

濂亭遺文目錄

- 辨司馬相如封禪文 禹貢三江考 藝文奇核序日後段 國朝三家詩鈔序 勸戒淺
語序代 日本岡鹿門千仞藏名山房文鈔序 養浩堂詩集序 韻香閣詩集序 送張
振軒宮保還粵東治所序 曾劄剛侍郎五十壽序 黎純齋夫婦雙壽序 榮仲華將軍
五十有八壽序 夏潤之孫桐之母姚宜人六十壽序 賀蘇生夫婦雙壽序 周海齡軍
門六十壽序代 策蓮池書院諸生 策經心書院諸生 復柯遜庵書 答吳擊甫論三
江書 誥授光祿大夫 贈太子太傅雲貴總督岑襄勛公神道碑 誥授中議大夫三品
銜補用道夔州府知府蒯公神道碑代合肥李相國 贈知州銜候選州同貴筑玉君殉難
碑記 孔剛介公祠堂碑記 定州王君墓表 天門縣知縣安府君墓表 建德周府君
墓表 漢陽萬君墓誌銘 通州張生母金孺人墓誌銘 重修南宮縣學記

賀 14968 III

濂亭遺文 目錄

濂亭遺文目錄終

濂亭遺文

辨司馬相如封禪文

世皆譏司馬相如封禪文以爲從諛余以謂不然相如之爲此正以諷武帝之封禪耳其書亡慮皆詭激儻蕩之辭以譎諷禪之矯誣其篇首謂罔若淑而不昌疇逆失而能存陳義廩廩而末乃歸之湯武至尊嚴不失肅祗舜在假典顧省闕遺可以知其悵已稱述大漢之德而以爲度越成周人之觀之以爲誠然邪抑亦使人悟其不然者邪且爲諛者以求寵利也求寵利不及身上之而俟之既死邪既死而出其書者沒而不忘忠諫又其刺譏深至懼武帝知而怒之而以是獲罪也而世乃以爲從諛甚者以爲類俳何其謬論者歟且相如非弟詞人已也蓋太史公甚重之故於其書有取焉以其與己志有同焉云爾相如之事武帝惟建開西夷叩筮冉駹置郡爲可譏史公書罔明箬之未嘗爲之諱也其難蜀父老諭巴蜀檄雖爲人主文過而亦寓諷諭之意若其它則皆忠諫之詞也諫獵書其詞顯人莫不知之它所爲詞賦其詞隱故鮮知者其實一而已子虛上林以警荒淫大人以譏求仙哀二世稱古

武昌張裕



以感今也長門傷夫婦之道苦也其序亦相如所自爲皆詭辭非實事也封禪文則以諫封禪也言之重焉辭之複焉懇懇也若是太史公故亟稱之以謂與詩之風諫無異者也且太史公韓退之之智出於後之人也遠矣太史公以比之詩大小雅而韓退之推以爲豪傑之士而躋之屈原孟軻之列相如誠從諛者而二子言之若是哉豈非以其憎遠其辭文實足以上嗣風雅而庶幾乎家父凡伯之流者哉自王迹熄而詩亡離騷作而文辭之士興洎於有漢風流衍溢作者彌衆然其詞皆原於三百篇之遺其用意皆至深遠難識無苟爲之者也以其難識世乃徒觀其外而議之耳往余嘗論楚辭招魂爲屈子哀楚懷王而慟頃襄高唐神女以思屈子登徒子好色賦並爲已之不遇而作枚乘七發淮南小山招隱士皆以諫吳王淮南之母反間以語人或信或否烏乎久矣夫士鹵莽於書而好學深思者之難其人非一世也莊周荀卿屈原宋玉賈誼枚乘司馬遷相如楊雄之書由周漢以來至於今且數千歲而罕有知其意者况其爲周孔者哉

禹貢三江考

自漢以來說經之紛出而不可紀者其莫甚於禹貢之三江乎說三江班氏志爲最先亦最

爲近之然要不能以無失也而近世之說者率墨守班氏以爲不易則皆信漢人而過者耳夫漢人之說誠近古而得實矣雖然必以其實攷之攷之而得其實是誠古人之說也吾從之宜也攷其實而不得甚者與實相背戾雖古之說吾未之敢從矣然則何以攷之還以禹貢之言與說者所稱之地攷之而已按之禹貢驗之其所稱之地而合則得之矣按之禹貢驗之其所稱之地而不合則其說失之矣吾故有取於顧甯人氏以北江中江南江傳於郭景純之以岷江松江浙江爲三江者爲得其實也景純之說全謝山亦嘗取之全氏之取景純是也其謂三江不必涉北江中江之文者非也禹貢固明言東爲北江東爲中江矣舍三江而北江中江將安處乎夫有北有中則有南兼南北中爲三江此皆其相因以至而必無可置辯者也而謂三江不涉北江中江其可乎彼全氏獨疑江之不可通於松江浙江耳疑班氏志所謂中江者之非禹迹耳吾謂江誠不可通於浙江若松江則固卽禹貢之中江而爲禹所通者夫全氏取景純之言而未得其指也景純固以爲松江爲禹貢之中江矣其所謂爲江賦有曰表神委於江都混流宗而東會注五湖以漫漭灌三江而滿沛者卽墨子所謂禹南爲江漢淮汝東流之注五湖之處以利楚荆越南夷之民者也景純之松江班氏志之

中江禹貢之中江一而已吾獨以班氏志之南江與所謂分江水者爲非其實耳攷班氏之意蓋以中江與南江皆江之所爲也不知中江江爲之者南江則自爲一江而非江爲之者奚以知之以禹貢之文知之禹貢曰東爲中江不云爲南江也如江而更爲南江禹貢必言之矣不能遺之矣以禹貢之不言而知南江之自爲一江也且以形勢求之江固不可通於南江矣夫班氏志之中江卽松江此必無以易之者也乃其所謂南江在吳南東入海者以其地攷之則適亦松江而已且班氏於石城之分江水云至餘姚入海而未以爲南江於吳之南江但云東入海而不云至餘姚其各分爲二水抑或更以分江水爲南江蓋頗不可究詰鄙善長乃徑合以爲一備箸其所經歷言之鑿然然其所舉之地故皆窮岫複嶂萬山之所蟠結而謂江水經行於其中其孰從而信之邪自乾嘉以來言禹貢者若金彙中姚姬傳錢學淵孫淵如阮芸臺之徒壹歸命於班氏之書其於班氏之混南江於中江與分江水之不可達於餘姚蓋亦微知其然而不勝其信之篤也乃益爲之傳合疏罅辯說紛紜左右遷貿故卒不得其所安而阮氏又益繪南江圖而爲之攷稽之於經察之以形勢而無一可通者大惑者終身不解豈不信哉吾故曰南江者自爲一江而非江爲之者也含景純所謂

浙江無以處之矣國語載伍子胥之言曰吳越之地三江環之夫不南盡浙江故不足以環吳越之境此南江之爲浙江於古可徵全氏所謂景純之三江實盡揚州之大望而顧氏之言考之於經而不謬者也余又觀班氏所謂分江水至餘姚入海者與水經沔水篇之東至石城爲二及鄭康成之說東迤略同而說文所謂江水至會稽山陰爲浙江者其說亦頗相類而益明箸其爲浙江浙江之稱南江其自古所傳而漢人猶及聞之者歟然展轉膠轕而卒疑莫能明者蔽於必以南江爲江所分而不知其自爲一江也其讀禹貢誠未審耳夫有北江中江則必有南江者此禹貢所未言而可因其言以求之者也吾之所敢知也以南江爲江水所分者此禹貢所未言而後人以其意言之者也吾之所不敢知也況以地求之而往往不合者邪吾因是而思漢以後之說彭蠡者其不審亦若是云爾夫曰東滙澤爲彭蠡明彭蠡漢水所自匯乃因其所匯之澤而揭其名曰彭蠡與他水故無與焉酈氏之說滄滙也得之矣以禹貢之文江漢之水道參以禹貢山水澤地記之說彭蠡者攷之吾斷以彭蠡之在江北而非後世之所謂湖漢水者也

藝文奇俵序目後段

右所錄上自虞夏下至於茲凡爲文若干篇天人之蹟古今之變道德之蘊治亂之機精微闕博之旨雄深偉麗之詞畧具於此矣自邃古以至於今且千萬歲盛衰興廢轉嬗芒乎浩乎若氛若霧雖天子王公之貴燁赫盛大之烈不一曠而渺不知其何往獨賴有文字紀載古與今乃以相續於無窮又必其見乎詞者閎懿深潤足饜人之心而所載之道與事乃益顯故久而不敝此君子必於是殫心焉歟雖然古之人吾既不及見矣其來吾又莫能相待獨抱此孤苦鬱積之思遙相證於渺杳遼廓之區韓退之曰吾誠樂而悲之信乎其可爲樂且悲也

國朝三家詩鈔序

余錄 國朝施愚山姚姬傳鄭子尹三家詩於施愚山得五律若干首於姚姬傳得七律若干首於鄭子尹得七古若干首乃爲序其端曰五律自李杜外惟王孟最工而施愚山獨能近之故吾取焉姚姬傳氏自述其作詩之旨在鏗鏘唐宋然以余觀之獨七律爲最工耳鄭子尹崛起黔徼而其七古乃能躋攀東坡縱橫肆恣不主故常豈不詭哉

國朝詩集行世無慮數百家章章炳著爲世所傳述者亦無慮數十家然其卓然自立不媿

古人獨此三家而已而三家之中其最善者又惟獨此一體何其難也豈古今人才質果不相及歟抑世之毅然不惑好學深思力追古人而與之並者故少其人歟雖然於

國朝詩家獨推此三人者余一人之私言也豈敢謂有當於世之人哉世或有以余所論爲謬而訾之者余固未敢與之辯也

勸戒淺語序代

曾文正公勸戒淺語十六條余讀而好之嘗謂宜校刊一冊俾文武官吏暨諸人士咸有所遵守焉以語彭小臯都轉都轉欣然願任其事刻既竣屬余爲弁其首余惟文正公盛烈偉績冠一代其評謨石畫高文大冊天下旣皆傳誦而被服之矣至其他播諸語言形諸簡牘雖單詞常語皆有昧其言之使人尋繹而不可窮養道不足而強言雖振厲其氣雕繪其詞而卒無以饜乎人人之心深造道德而自得於其心則凡所言而莫非至道之所寓若此十六條者雖曰淺語然使一人循而行之則足以爲善人合天下之人循而行之則足以爲善治所謂言近而指遠者天下之至言也抑又觀世之長官大吏亦時有條教號令宣布遠邇然在上者以文具施之在下者亦以空言置之相習爲故事而已若文正之在當時則教出

於上而風偃於下矣其誠足以動之故也今是冊出余尤願官吏人士篤守而力踐之庶文正公之遺軌猶可追尋於今日而於都轉拳拳之雅其亦可以無負也已

日本岡鹿門千仞藏名山房文鈔序

自秦西人創輿輪舟馳驟大瀛海之上上天下地日星所燭霜露所濡窮幽極遐靡不洞關我

國家長駕遠撫柔服靈冒交通市易申結盟約者殆數十國而日本與中國同處亞細亞洲相去萬里而近唇齒輔車依倚比附其壤地於諸國爲最邇且自隋唐以還使命往來至於今不絕其好睦於諸國爲最夙又其人皆好文學敦詩書服習周孔秩敘彝倫其俗尙又於諸國爲最相類夫以密邇之邦重以久舊之睦與大同之俗然則

國家辨通好四方萬國五大洲之地而於日本宜爲尤親豈不然哉往歲

朝廷命黎君蕤齋使于日本長子沆實從久之從其國人岡君鹿門游甚驩岡君從長子沆所見余所爲文而耆之君固將來游中土因屬長子沆以書爲之導航海西來道滬上至吳門歷杭州以達四明北抵京師今又將南行窮閩粵泝江漢乃迂道過保陽訪余於蓮池講

舍猥欲以師事相推且攜所爲書曰尊攘紀事本末米利堅志法蘭西志者相詰又出其所爲文請是正余聞君負絕人之姿而有高世之志於其國及吾中國振古以來治亂得失之故無不窺於今日西北以往殊鄰絕黨舟車兵械技巧之製會盟戰攻之事無所不究切慨然將欲有所振於其國者也噤不得施發斂奇特抱獨而處故其文深思長計目營四海才氣橫出難選并集無所禁圍雖其間時亦縱橫旁軼或不可以繩尺批根方屬余引以繹微而君顧迫欲行不及待且以君之才與志若是亦非可以區區之繩尺施其間抑余獨有取於君之用心有慨於余之志者也乃爲序其首以歸諸君它日君持歸以示邦之人宜益知君之足以有爲又憬然於余之言深喻乎輔車唇齒之誼而瘡益相固結患則相恤敗則相救安同其福危同其憂然則余之與君豈徒以文字相尙云爾哉其所期有進於是者矣

養浩堂詩集序

環大海內外諸國自高麗越南舊奉職貢爲 木朝外蕃其盟好之邦惟日本於中國最親不啻惟地比壤除抑亦以詩書文史涵澹濯沐有以通其志氣者焉蓋天地之道大矣惟文也足以達之而傳其精雖千歲之遠億萬里之外而無所不能至天地之道日新而不已則

文明亦日闢而莫知所窮自泰西肇造火輪舟車辨馳五大部洲之域中國日本咸與結約互市危機叢端伏見不常議者僉以爲憂吾則以謂周孔之教當益大被海以外同文於罔極耳不數千百年可決知其必出於是者也烏乎惟日本於諸國爲先覺矣自隋唐以來日本與中國通且千餘歲其人士類好文耽述作所在藏經籍圖史甚富彌絕精善往者友人黎蘓齋使於日本於其國得中國逸書及古本書數十種刊行於中國中國學士莫不重惜以爲奇寶蘓齋故以學問文章爲中外推重其所從僚佐亦皆一時知名士而日本又多文學之彥居間相與游覽宴集賦詩贈答相得驩然故至今稱蘓齋使日本其風流勝事他國使臣之所未有也而日本宮內員宮島君栗香者寬敦有明略喜爲詩與蘓齋交尤篤是時余長子沆亦從蘓齋往乃亦益與君善而君有子彥穎敏好學尤有遠志純行蘓齋及長子沆旣歸踰年而君乃命其子彥來中國從余游今七年矣其後蘓齋再使日本與君益投分無間唱酬往還殆無虛日蘓齋屢以書告余道日本宮島君之賢而君嘗取往從蘓齋及長子沆相與筆談語裝爲卷命彥以視余其相好也如是蓋日本於中國爲最親而君於中國之人乃彌加厚焉豈非斯文之所感通者然與君詩有前後集若干卷其國三條君勝君及

中國何君黃君沈君皆嘗爲之序。纔齋亦一再序之。至是復以後集問序於余。余曰：君詩之工，諸君子論之詳矣。奚更以余言爲顧？余於君不可以默也。乃獨道君相尚之雅，及日本與中國輔車之誼，皆收效於文學，所以能先乎諸國。終且必南車之導者，而歸諸君異日者。由日本以往日，引歲漸浸進而益遠，其將極天所覆，悉瀛海殊鄰絕黨之區，而爲萬國同風之盛乎？夫水洞而木解，春風動者，蛩蟲振是故。君子者，見末而知本，觀指而覩歸，烏呼！惟君其必有慨於余言也夫。

韻香閣詩集序

光緒十二年八月，劉景韓觀察之夫人孔氏，以疾卒。觀察哀傷之，既具最夫人淑德，爰行爲之傳，又刊其遺詩以謚當世之能爲文辭者，俾弁其簡端，而過以及於裕釗。裕釗故薄，薄尤於詩，無所曉然。觀諸君子所爲序言於夫人詩詞之工，既具論之矣。裕釗因其言以求之，則亦物能識之。蓋天下之至美者，無愚智庸奇，皆能知其爲美也。精金良玉，珍羽奇卉，雖庸人孺子，未有不知其美者也。以裕釗之闇於詩，而於夫人之詩，猶足以知之，則其詩之工可知也。已抑裕釗竊聞詩之爲道，至難能矣。往代不具論，且以

國朝二百餘年之間稱詩者無慮數百千人當其抗心高厲伸紙振筆莫不欲橫絕乎一世而遠期以千秋然其引繩落斧曲中矩度而究極幽渺卓然無忤於古人者蓋千百人乃一二人而已耳夫以伊昔以來窮海內魁彥俊傑單精畢思暗首而不能至者而夫人以一女子能之其爲難能而可貴何如哉宜觀察於夫人之卒悲傷感悼而不能以已也余故亦樂爲言之得附以聞於後焉

送張振軒宮保還粵東治所序

光緒八年合肥相國李公以憂解直隸總督

詔兩廣總督張公來權其任明年法蘭西方構於越南事日急於是

天子命李相國仍權直隸總督而命張公還兩廣任蓋居中秉軸密參機宜慎固根本者固相國之責而兩廣密邇越南審機度勢建威銷萌亦非公莫屬也始公提一旅討羣盜雷動電邁霆振風揮功績炳著洊擢監司遂秉節鉞所至威德流行童叟謳詠然公瘡益搗謙篤慎尊禮賢士以身下之駒駒如畏然薄海仰流庶明跂踵自

國家懷柔包荒日月照臨天所覆燾莫不來賓海外奇技異物火器輪舟諸瓌新俶詭駭怪

曠古不睹之事並交於中國海濱萬里之地夷舶叢湊槃敦矛戟晷刻變殊鎮撫扞禦艱危萬涂踔西域而東而南海實縮其衝瓌貨異產金鑑崇嶽瀕海廣瓊高雷惠潮諸郡其民皆性忱夷俗曉習機牙撫之貔貅奔之靈祿故兩廣於今日尤爲南服重鎮竅天下今天下語邊事者皆競言製械器譯語言文字通商阜財築壘守險一切以依倣太西之法籌備守禦之術無不至而裕釗以爲抑其次也夫窮天下古今尊主庇民批患折難之要一言以蔽之曰得人而已矣往者粵賊之亂躡十有六省陷六百餘城曾文正公以名德重臣蹕起湘中旣夙負知人之鑒又益慕想殊尤虛位賢喆早夜旁求皇皇若不及豪俊響應森合景從卒屈羣策殄除巨寇十五載之難一朝而夷之區窟底定甯庶更生近事之明效也今我公昕夕孜孜優賢禮士夫果力追文正公之軌而允蹈之九州之大必有魁桀之士起而應之者乃舉議者之所云次第而布之一皆確然收其實效於以絕窺覷之萌維區內盤石苞桑之固而奠定永永無疆之休雖與文正公先後輝燦於數十年之間可也夫我公豈有謬焉裕釗用敢推大公之盛美且致其區區之意以祖公行蓋將以爲天下慶非獨以謂兩粵之幸與近事之無足慮已也

曾劄剛侍郎五十壽序

曾劄侯侍郎以今茲仲冬之月閱壽五十京師士大夫咸洗觴爲壽酒半裕釗起而言曰夫富貴顯榮康強壽考至於期頤而不衰此昔之人所謂吉祥善事而人情之所同願也雖然必其人才德邁衆謀謨幹局魁長平富內而其事實係乎一世之重輕則薄海之人莫不想慕愛悅祝其祐祉而願其壽駘以其久存於世非獨一人之福而天下之盛福也往者咸豐之初海內俶擾太傅文正公蘊偉抱起湖湘傾誠殫智迥幹一代之全局忠憤激發倡動宇宙豪俊景從卒手夷大難更新乾坤河岳不傾盛德殊烈垂於永世而是時海疆事變方乘間並作上下憂危羣議炫文正公以爲不量彼已而輕挑疆敵是以其國注也不脩備而媮久無事是自削也是以戢銳養威外壹務爲懷柔而內自憤發以徐圖自疆之術日夜與在事數鉅公通變更俗興起諸務年歲垂暮志事未竟率土士民同聲歎息以迄于今天祚聖清偉人繼世篤生我劄侯侍郎質續公志而紹述之自往昔文正公敷歷南服侍郎從侍左右朝滿夕漬即已博極羣籍洞曉古今治亂得失之故益講求時務無所不究切尤以量事孔殷所係乃絕艱大故於彼我疆弱短長之數語言文字學術異同舟輿器械良苦利鈍

財賄生殖萬貨百昌羸誦盛衰皆博考深思而心知其故既嗣爵官中朝

天子以侍郎之練於夷務也

命往使英吉利法蘭西二國二國賓敬歎服咸曰不媿曾文正公之胄上章之歲中俄違言復

詔侍郎自二國往劬其角俄人弭伏先後往來諸國凡八年而後歸其於華夷政俗機務執得孰失孰利孰病孰盈孰虛孰工孰窳旁及海外諸國小者大者新者久者懋者黠者競者練者以至殊鄰絕黨人民謠俗物產器用千品萬彙洪鉅密微默識洞貫總八極而內於寸心故自朝野上下無遠邇無愚智貴賤莫不以爲洞明時務未有及侍郎者也願侍郎之所自命不惟以此效於衆而已乃瘡益思承文正公之志而竟其緒蓋未嘗以一日忘焉且文正公之舉也當其時固亦不乏危疑震撼互沮交訐艱阻扞格不可行之端然公絕不自己沮行以至誠之心而持以堅定之力勤勞十有五載而訖以成功今侍郎之以身肩任天下之重而不疑猶公志也然承踵常襲故之後而創非常之原將批患折難建威銷萌燿皇靈而警四極其必腐心淬精磨以歲月曠日彌久而後乃底績可知也然則天下之慕賴

侍郎而祝其黃髮齟齒永綏樂壽以輔成

聖清永世無疆之業豈有極乎豈有極乎裕釗曩在京師以文字受知文正公時年甫及壯侍郎年才舞象耳相見故甚驩其後裕釗齒日益長侍郎德業乃日益進今裕釗老矣衰頹朽鈍碌碌無所短長獨幸媮得視息人間行躬親侍郎偉烈殊勳之集而遠踵先德之盛美其爲驩喜慶幸蓋尤倍於常人用敢推大侍郎之志事所以緝熙前光而爲舉世之所慕望頌禱者以祝無期之壽

黎蕤齋夫婦雙壽序

感同以來

國家肇與海外諸國結約通互市其後益遣重臣出使諸國輶傳旌節紛馳海上蓋自道光中葉海疆倣擾禍變迭起循生山海縣隔岡參彼已張弛兢絀不中節度變益繁滋積歲踰時日瘡延蔓

朝廷憂勞旰食寤想長策以謂天下之故無大小遠邇未有不得其情能理者也乃欲使要者周知諸國山川風土民俗國勢政治情僞之倪強弱之形緩急之候解紛伐謀洞燭機使

毀兆而先之謀事至而備已具用意至深遠也然能副朝廷之意以克有成功而誠利于

國者則曾襲侯侍郎之於俄羅斯吾友遵義黎君之於日本二事最俄羅斯之隙也以中國之索還伊犁也前者使臣既與成言矣

天子復弗俞乃復

命曾侍郎往侍郎開示曲直落彼角牙卒更其約俄人弭平日本之役則以朝鮮故朝鮮民作亂燔日本使館日本既有辭謀以兵攻朝鮮事且岌岌黎君方以使命駐日本東京再假電郵趣中國疾以兵往先日人至卒平朝鮮亂黨執其倡亂者以歸二國帖然徵侍郎西北且大擾徵黎君朝鮮殆矣定變之功俟其偉哉俄事已天子嘉侍郎之績自某官驟擢某官累遷戶部侍郎而日本之役中國有事於朝鮮者亦咸膺 赫賞獨黎君不言功功亦卒不錄當世持公議者皆稱道其事歸美於君以其功不錄爲惜然君之無負在

君國君之功在天下君固無憾已既君自日本奉諱歸服闋

天子乃復命君爲出使日本大臣於是人皆曉然於君之賢

天子故終知之而天下之公之不可泯也若再使日本之三年實光緒十五年其年八月爲君覽揆之辰而君配莫夫人亦以九月登壽六十人吏之從君使日本者謀執爵爲君與夫人壽書來屬裕釗爲一言以裕釗故知君稔也先是君以諸生上書言當世事爲

天子所嘉旣出仕以文學志節爲曾文正公所重爲海內名賢所推官於江南所至有治績爲民吐所慕思以參贊使歐美諸國者再又再爲出使日本大臣守義達變不激不屈無失國體其事爲中外所悅服又廣蒐唐宋以來佚文祕笈之存於日本者殫精校刊成古逸叢書若干卷流布中土爲藝林所葆貴其盛列滿衍罔詩人所謂樂只君子邦家之光宜祝其眉壽黃耆保艾爾後者然裕釗獨偉君之策朝鮮以解日本其事雖奄闕於一時而固常昭顯於後禮足以爲永世無窮之壽惟余之壽君其言乃欲假是以增重也故尤樂爲道之始君之使日本也莫夫人獨奉太夫人居滬上及再使夫人始從至日本夫人事舅姑稱孝於族嫻有禮於婢侍有恩士大夫之家稱賢媛必曰莫夫人君宣力王事無內顧憂繫夫人之力居多今君以偉抱鴻譽照耀海東遠使萬里而有室家琴瑟靜好之樂遭值吉日令辰以偕老之慶稱觴於室而吾中土暨東國之英彥豪儔豈容愉揚捧罍於庭允矣哉一時之盛

事千秋之美譚也敢敬述君之績著於日本宜爲天下後世所知者以爲侑觴之助
榮仲華將軍五十有八壽序

今上御極之十有九年青龍在昭陽大芒駱之歲日在降婁之月爲西安將軍榮公五十有八覽揆之辰直隸江蘇江西河南湖北人士之官於秦者將爲公祝嘏之辭敬舉一觴而以其辭屬之裕釗惟

國家龍興遼海奄有區寓勁旅猛士森奮龍驤類宗胃親賢總戎仗鉞用集大勳暨康雍以來三藩之變西北外藩之畔東南海寇之倂擾中土回民苗疆之役四川湖廣陝西教匪之役膺丈人長子之任以奏膚功者亦皆宗家英賢戚里俊傑次亦豐沛南陽故家舊族與元從之苗裔炳著

國史儻爲功宗懿歟煒哉所從來者遠矣逮咸豐中粵賊肇亂捻逆苗逆相繼蠢動湘鄉曾文正公蹕起湖湘胡文忠左文襄梟今李相國諸公躡踵並興雷動風舉豪俊如雲用遂削平大難綏定九服然其人類皆漢臣而八旂名將若塔忠武多忠勇諸公之屬僅寥寥數人亦訖不克竟其成功故論者謂咸同軍事爲

本朝三百年來用兵之一變彼此一時亦其運會之所趨者然歟自寇亂既平薄海稍稍安集然邊垂釁患時時間作區內鷓鴣義奪攘之徒伏莽思逞者所至而是識者以爲隱憂裕釗私獨謂古平陂往復之故視其機兆以爲徵者也往者王迹肇基則人材輩出今日之事將脩政疆本銷壓亂萌上追

聖祖

高宗之烈而返之隆盛之世天祚

聖清其必有遼瀋舊土之英奮起其間乃足回積重之勢而縮全局之轉者乎猗歟若公者殆其人乎公開國功臣直義公之裔也勳奮世澤涵育閎長及公祖考兩世父子兄弟並忠勇激發取義成仁

天語有世篤忠貞之褒

錫賚優渥公承前趾舊伐年未及冠則慨然欲有所効於

國志節風采遠出流輩矣

天子旣嘉公忠臣之後克篤前烈而明德勳親若恭邸若醇邸並雅重公公蓋銳意憂勞

國事不避艱阻宣勤効力歷二十年遂自部郎洊長冬官然以剛毅廉正於時頗有所齟齬乃以疾引退而忌公者猶斷斷未已頃之復以事鑄二級惟

天子終重念公未幾復起家爲蒙古正藍旗都統尋

簡授西安將軍西安雖處一隅然以公之忠勤幹略其風聲固自足被乎天下滿洲人士徧布中外必有聞風興起雲蒸霧集以效

朝廷之用而蔚成中興之業者當公之引退也人或以公中蹶爲惜不知乃天之降監於公將益老其材而昌其烈以翊成

皇朝無疆之緒耳蓋自昔名德重臣未有不由困厄憂勤而致者也史冊所載不暇論近若曾文正胡文忠之儔皆備歷嶮磨淬而後以有成功今天眷佑

有清而篤生我公以肩其任其舛迭盤錯固宜有若是者然則自今以往公之受天之祐驗耇祉福以至於無期其亦不待數計龜卜而可券其必然者乎裕釗衰朽枯槁伏處山澤無聞於世也久矣與公未嘗有一日之知顧獨辱公下顧之雅私獨景佩以爲自曾文正公而後折節下士殆未有如公者故竊樂道公之大節所以繫天下之重必且長生久視而未有

艾者以爲期頤之祝至若公孝於親篤於友取與不苟勤學多聞醇德懿行甚衆皆未遑備論且皆天下之所傳說而稱頌者亦無以裕釗之言爲也

夏潤之孫桐之母姚宜人六十壽序

永年孟生慶榮暇日爲裕釗言其嘗所受知夏範卿明府之賢令永年有治行可紀余聞獨心善之因問孟生明府里居家世何也生具以實對乃益述夏氏世德之懿家法之善且稱明府之配姚宜人尤以淑懿著稱族鄰其母家桐城姚氏也其高祖姚惜抱所爲鼻香七叔父壽序貫一弟作令有聲者也宜人生長名族漸漬詩禮熾夙若性成父母以孝稱嘗刲臂以療母病既歸明府克勤克儉明辨大體內外稱宜又自少嫻吟咏益與其兄同受畫法於外家金陵張氏繪事之工擅絕一時論者謂姚氏女士固宜其異於人者有子孫桐潤之恂恂孝謹力於學行爲光緒壬午舉人明府既殫心民事闡以內壺委宜人潤之之賢抑亦其母教也余聞益善之頌之孟生告余以今茲光緒乙酉正月爲宜人誕日壽六十矣潤之謀於慶榮孫桐之族及外族故皆世仕宦然吾母畢生一以樸素自將視人世奢靡汰侈泊如也乃瘳益淡於榮利雖對榮觀燕處超然往居官舍常與吾父商約歸隱圖繪詩歌時時一

寄意焉今吾母之壽凡世俗之所炫榮紛華烜赫皆不足稱吾母獨其生平故好風雅子能爲孫桐得武昌張先生一言以壽吾母者則吾心慊矣先生能許之乎裕釗聞良久乃謂孟生壽序非古也且余言何足以重宜人雖然裕釗往故嘗聞湘鄉曾文正公亟譏壽序之失以謂無書而名曰序無故而誤人以言皆文體之詭不可不辨顧文正公論文最服膺姚惜抱氏裕釗亦嘗從文正公爲姚氏學姚氏之集則有壽序矣且雖以文正公之言若是然其生平所爲壽序乃不下數十篇裕釗則以謂吾友爲人子而欲以是娛其親而必卻之亦人情之所不得也無已獨稱其父母之賢以勸其子使持以壽其親因益勉爲賢以爲親娛其體雖非古其義則不爲無取耳觀文正公之作每每多勸勵其子之言猶此志也然則潤之欲壽其母裕釗將何以荅其意哉蓋俗之溺於利也久矣子之所以順親悅親者曰富貴利達也親之所願於其子者曰富貴利達也推而至於夫婦之間夫之所以庇其妻妻之所以仰於其夫亦莫不曰富貴利達也當世之士大夫一沉於室家之累身之不顯則內媿其妻子而若不可爲人爲子者亦若惟是可以奉承其親非是則危不可以爲子悉家人父子卹乎惟一官之得失爲愉戚若奉槃水執重器競競羣奔命於其中惴若懷萬鎰之重以涉重

淵而悲其失墜嗟乎彼將何所不至歟夫俗之日壞而人才之所以不振職是故而己今潤之稱宜人淡於榮利常與明府有偕隱之志宜明府之爲賢吏也抑其所以教潤之者蓋不問而可知潤之不致以世俗之榮爲宜人稱觴而獨有取於裕釗之一言則其能率宜人之教又可知也充是以往他日之所以立乎其位可知耳矣異日者宜人年考益高親見潤之能於其官以無忝前烈其爲祉福驩欣豈可意計復何待裕釗之言爲重輕也哉故裕釗於孟生所述宜人之懿不具論獨以是褒潤之頌祝宜人且持此義以質之惜抱氏及文正公其亦以爲知言者邪宜人故好文且又姚氏族潤之持是以爲宜人壽宜人聞之儻亦以斯言爲不可棄者邪

賀蘇生夫婦雙壽序

往者裕釗以癸未之歲主講保定蓮池書院則聞深州賀君蘇生有君子之行旣友人吳擊甫告余以賀生濤者能爲古文詢其家世知爲君之子也明年賀生以選授大名學官至省城執弟子禮來謁因得觀其所爲文蓋已造古人之堂而行入其室矣其爲人益純明質厚無世俗之見入於其心余心異而深重之居無何君復以學官秩滿來省城乃始得相見揖

其貌粹然德人之容與之語藹然仁人之言信其爲君子者先是賀生與其弟沅以同治庚午同舉於鄉其後復以丙戌同時成進士服官中外人皆以爲君榮然裕釗獨以賀生能抗志追古之作者而思與之並爲尤足以顯大其親而君躬君子之行名稱信於人人宜其子之賢有若是也及裕釗去保定之五年賀生以書來稱吾父以甲午之歲登壽七十而吾繼母陳太恭人亦以是年登壽六十有九敢請爲一言以紀其慶蓋裕釗於君父子至難忘矣昔姚愔抱嘗謂以天下才俊之多而能爲古文者蓋少有能爲之必豪傑也然則雖以裕釗走四方所交多海內勝流故宜其於生尤不釋也抑人之生也當其少壯莫不盛意氣憲文游及其老也精力旣頹而追思往昔故舊罕有存者間得一二耆長年輩相若情志相類則恆樂與處焉且以俗之益薄古道之日衰者年宿德老成典型乃彌足系人敬慕之心而不能以己自裕釗去保定道海上以歸武昌尋泝漢沔客襄陽復踰商洛以入秦中奔走萬有餘里訪求鄉里舊時朋好及其他平生握手言笑之人零落殆盡重遠適他邦落寞塊居顧視無可與語者每私獨念君眉壽耆德而家有賢子思幸一相見山川瘴絕邈不可得傍徨慕思鬱陶乎予心今乃聞君與其夫人之壽固樂爲奮筆而言之况君之于裕釗之所瞻瞻

而又重以請邪於是作爲詩歌揚厲君與其夫人之盛美宜其祉福老壽者以附於詩人稱彼兕觥之義其詞曰

南山之猗有杞有椅西山之麓有瓊有玉愉愉吉人其原有菽簡而不亢恭而不黷伐其角牙夷其城壘和以天倪同彼與已弛張取與愛憎譽毀稱物平施如衡中水以德薰人不求人知人有被者久乃思之善氣斯翔祥風載扇嘉禎來萃繁祉曼羨亦有淑配繼室陳媛翁若鼓琴衍衍晏宴既齊既遊無逸無倦有前者子床緯邠旋執毛執裏忘其後先諸子既長克諧以孝秉父之德濟母之教麟震鳳騫文采並耀君子偕老顧之而笑我黻子佩惟德之肖陽春之暉日麗景明鶻鶻蘭馨嚶嚶鳥鳴君子燕喜稱觴於庭簪紱濟濟鞠脰升堂酌彼玉罍壽考無疆皤然一叟萬里相望郵此頌詩維以不忘

周海舸軍門六十壽序代

昔周之興至於成康之際六服承德大化既翔洽矣然康王嗣位而羣臣進戒之辭曰張皇六師無壞我高祖寡命及康王報誥亦惓惓於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蓋國家當有事之秋整軍經武四征弗庭爪牙腹心竭忠効力於疆場之間布德抗稜故罔有敵於天下逮寇難

旣夷偃兵弛備武節日蹙而凶狡窺窬之釁作君子聽鼓鼙之聲則思將帥之臣當承平無事之秋其殆較右武之世爲尤急也且時方用武果執壯勇少年推鋒之倫輻湊並進皆可收其力用若夫海宇恬熙將長慮卻顧銷壓亂萌則尤惟老成持重謀定而後動者爲足賴焉詩曰方叔元老克壯其猶漢唐之世趙充國張仁愿之徒並以老臣宿將握重兵屯緣邊不動聲色而威制萬里之外四夷讐憚爲之喙息保有功名康強祉壽與國無窮聲名光輝傳於百禩莫不稱頌以爲虜臣之魁傑中興之耆耆其繫重天下而爲衆人之所禱祝歌其功烈而願其期頤豈有極歟豈有極歟吾鄉周海舫軍門以雄武沈毅爲時名將自咸豐初兵起軍門練團勇保鄉里賊至輒破走間從官軍擊賊皖北諸州郡每有斬獲其後從今宮太傅伯相李公討粵賊於江蘇從曾文正公及李公討捻賊於安徽江蘇河南湖北山東直隸諸行省於江蘇克嘉定崑山江陰無錫金匱常州諸郡縣戰功號爲多又轉戰千里肅清楚皖吳越之交壹是底定於諸行省與捻寇相追逐南薄江漢北渡河東至於海岱諸將斬馘諸盜魁羣醜殄夷勳積焯箸前後以功累官至提督由卓勇巴圖魯改法福齡阿巴圖魯疊拜

賞穿黃馬褂之命及諸珍物之賜軍中榮之先是軍門故蚤失怙恃而大母某太夫人在堂年考益高賊既平一旦以兵屬其哲弟薪如軍門陳請歸養於是家居不出者十餘年蕭然於功名之際蓋將徜徉江湖之上以終其志焉會闕逢之歲法人俶擾海上

朝議北洋爲京師門戶而當時淮軍諸將莫先軍門且以軍門不競於功名其樹立必尤足偉也有

詔強起至天津總護諸將屯於境上以待旣法人行成命仍以湖南提督留籌備海上雄鎮屹然

廟堂南顧而釋其憂而軍門乃以今茲夏六月巋然登六十壽舊時同儕侶義從爪士之在北方者謀稱觴爲軍門壽某曰方軍門起淮上提一旅轉鬪而前經歷歲年連殄巨寇所克攻城壘數十所破滅賊衆不可勝數颺電激捷出神佐固天下之所震耀而稱說也然某以謂軍門今者總勁兵守重地淵謀沈慮批患折難運於無形乃尤天下之所倚賴而慕望者乎方今海濱萬餘里之地蕃夷從卒結約互市疆務孔殷朝野上下之所淬精劇慮而圖也自大難削平薄海綏定踰二十載諸老將以次凋謝稍稍盡矣幸得有久於兵間曉暢

戎機如軍門者授以專閫之寄拱衛京邑以疆本折衝邊地有所恃而無恐遠人懼伏而不敢發其所係於安危之機何如哉昔南山有臺之詩頌美樂只君子以爲邦家之基而終祝之以遐不黃耇然則世之依賴軍門而祝其眉壽耄齡亦若是焉已矣某等舊在行間從軍門最久其知軍門亦最深用敢推大軍門之盛美以祝其無期之壽云

策蓮池書院諸生

問史記有禮書有封禪書漢書有禮樂志又有郊祀志祀典於五禮爲吉禮宜與禮不得析而爲二後世史家猶能知之司馬遷班固氏之書爲百代祖述智故皆不足以及此歟不然其義類各有所取而不可以此義裁之歟抑此二家者固不免或得或失歟大博甄制度亭決疑異讀史者之所宜先事也有得有失而莫之辨考古而不能知其意學欲以自慊何由其各悉意精思以對

問自朱子作詩集傳專攻小序說詩乃頗與毛鄭歧異元明以來學者宗之

國朝諸儒祖述漢氏薄棄宋賢陳啟源氏始力詆朱子一返毛鄭之舊乾嘉以後曼衍益甚於是集傳一書僅爲習帖括者之所循習者儒碩老及稍有志於古者一深擯而不之及矣

夫異毛鄭不自朱子始也歐陽氏固已啓之矣彼豈好爲異論抑實於志有所不能安者歟或謂漢儒之學長於考證宋儒之學長於辭義毛鄭及朱子互有得失不可偏廢似已然毛公訓故傳豈果舉義理文辭而一不之及歟朱子集傳固時不免臆斷亦豈無確有依據爲前人所不逮者歟且毛鄭得者謂何失者謂何朱子之所得所失謂何能洞見其綏要一一指實言之而不謬歟世皆謂毛公遵小序然卽篇首關雎一詩其說與小序固已岨嶮而不合矣世顧弗之察耳蘇子由氏於小序獨采首一語而其餘則無取焉其說果然歟否歟鄭康成依毛傳作箋然其與毛公異者抑何多也卽其同者亦豈能悉得毛公之意歟鄭與毛且不能盡同況能胥強後之人而同之歟孔子論詩之言著在論語孟子之說詩也曰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斯爲得之秉孔孟之指以進退百代後儒之說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

問古稱舜總大麓禹宅百揆伊尹萊朱爲湯左右相同召公爲保周公爲師然殷周之世任保衡位家宰者伊周而已漢承秦置丞相一人或左右並建三公之職軼輕軼重其得失可得而言歟魏晉以降歷代因時變襲宰臣尤爲定制或身居宰相之官而不與聞機務或名

非宰相而實爲秉鈞之眞官者名實舛迕上下眩質以孔子正名之義推之設官之失莫此爲甚矣能具別條流本始以究其所終極歟昔漢何武謂今丞相獨兼三公之事宜建三公官分職分政以考功效而宋王華又謂宰相頓有數人天下何由得理夫宰相之職所以毗輔天子總萬幾正百官治兆民也兼任則患事權之不一專任則違衆獨斷之弊生甚者啟權臣擅政之漸然天下窮萬事萬物未有不貞於一而不亂者也今欲斟酌古今權度時宜窮敝極變而擇取其衷於斯二者奚從其各悉意以對

問近日治尙書者謂古文家說必本史記今文家說必本尙書大傳是已然禹貢一篇史遷夏本紀僅易訓詁尙書大傳初無可蒐討其西漢古今文家說尙有見於他書可考求者歟且孰爲古文家孰爲今文家能分晰言之歟自西漢師說旣微馬鄭以下諸儒說此篇尤乖異今姑舉一二事言之若揚州之彭蠡說者以爲湖漢水然湖漢水自北入江非漢水所匯與經不合且與桑欽謂在彭澤縣北者尤相遠雍州之終南惇物舊說以終南爲太壹山惇物爲武功山是二山已而漢無極山碑云有終南之惇物岱宗之松楊越之篠蕩以惇物屬終南與松楊篠蕩並稱此又何說歟夫古今水道遷徙無常山岳雖終古不遷而今昔主名

因時互異執今之山川以考古之地理墨守後儒之說以釋虞夏之書而不顧其安宜其牴牾而不合矣今諸生能博學詳說剖晰然疑以定一是誠善之善者已不然徧觀衆說而得其間精心鉤考而微窺其端緒亦因疑生悟緣滯求通之一機也是所望於有志篤學者問杜氏通典爲歷代制度淵藪其尤卓絕古今者何事馬氏文獻通考視通典稍不逮已然固自有高出世俗不可磨滅者能具言其得失歟鄭亦溱迪志說者謂不可以並杜馬然其二十略覃精極思亦豈無卓識宏議非人所能及者歟

國朝乾隆中通典通志通考皆有

欽定續編又

欽定皇朝通典通志通考及

大清會典諸書

雲漢大章超越百代一辭莫贊已其杜馬而外則又有宋白之續通典王圻之續文獻通考宋書已亡佚然時有見於他書者能考求其所長歟王氏續通考世或以明人之書少之然昭代鉅儒博稽典禮往往徵引其書則是書其果可廢歟又此外典志之書有可與杜馬諸

書相輔而行者能舉其最要者歟。儒者讀書稽古雖一介之七皆與有天下之責焉。將欲通知古今講求經世之大法稽諸古而不悖施之今而可行其必自諸書始矣。然其孰得孰失孰先孰後異同之迹長短之數淺深博狹之量神明通變之宜不先昭然於其心則亦未有能與此者也。其各極意言之將以規諸生之所志焉。

問子思作中庸昭明聖祖之德然孔子曰中庸而子思曰中和者釋孔子之言也中和即中庸也六經箬天下萬事萬理不可紀極要其歸則中和二言足以蔽之矣故曰中庸之爲德也其至矣乎中庸一書言性道教言戒慎恐懼言慎獨言費隱言微顯言誠明言至聖至誠言尊德性道問學言小德川流大德教化二皆中和之義而已中庸與易相表裏易繫辭傳言顯仁藏用盛德大業言專直翁闢言智崇禮卑文言傳於乾之九二言庸言之信庸行之謹言閑邪存其誠於九三言忠信言脩辭立其誠於坤之六二言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於六五言黃中通理正位居體並與中和之言若合符節推而至於論語之一貫忠恕文章性道大學之格致誠正孟子之知大事物亦莫不同斯旨曾子固有言詩書之文歷世數十作者非一而其言未始不相爲終始諸子之言亦若是焉爾此固先聖之至道義理之大宗洙泗

鄒魯之所以覺牖乎百世而有宋諸君之所以奮起乎千載之後紹聖而作儒者也然諸子之書皆兼中和二者言之藥之命雖惟曰允執厥中而已則益高遠精邃莫乎不可尚也其諸仲尼所謂君子之中庸君子而時中者歟學者東髮受書四子六經童而習之有能悉取以上所舉諸書之言條分縷晰句櫛字比辨其孰爲中之屬孰爲和之屬同條共貫渙然冰釋而怡然理順者乎斯可謂善學者已

問周官大司徒及職方氏皆掌天下圖輿圖所從來尙已後世晉裴秀唐賈耽明朱思本所爲地圖並見稱於世今或佚不傳然裴氏所云分率準望諸法實製圖之軌則能言其所以然歟

國朝內府輿圖爲武進李氏所本胡文忠公

皇朝中外壹統輿圖益恢而大之顧其間亦有得有失有詳有略且以目驗證之亦時有舛誤能言其大要與近者諸行省及南之長江東南之海道北界俄羅斯之地旁及諸地志或往往有圖亦頗有精善可稱者歟夫史學莫要於地理而山川阨塞河渠水利原隰土宜疆域遠近尤經世者之所必知是故有考古之學有知今之學考古以何者爲先知今以何者

爲要二者固相須爲用然果孰在所緩孰在所急歟今世之士問以郡邑而不能舉其名東西朔南不辨其爲何方卽問有從事圖繪者亦多擇焉不精語焉不詳蓋圖譜之學亡而後世之治與三代兩漢之不相及也久矣自泰西人人中國其所繪輿圖詳盡精確無毫髮差失殆所謂禮失而求諸野者吾中土之人亦頗能言其所長乎今日之事有心者其必以輿圖爲當務之急矣將欲差量遠邇周知險易使覽者不出戶而知天下果操何術以致之其極意詳悉言之無有所隱

問班氏漢書地理志推本山川國邑以綴詩書周官春秋詳哉其言之也然其言詩地理與毛詩或異說禹貢與諸家尤多舛迕其所用者果誰氏之說歟又其所載桑欽說與水經有不同何歟班氏所志誠號稱精核然亦間有謬誤爲後人所糾正者能約舉數事以實之且言其謬誤之所由致歟後世治輿地楊權坵氏者衆矣然往往乖錯脅亂與班氏不合能言其所以然之故歟考史者必先明地理班氏志上稽聖籍下開歷代諸史志郡國輿地者之先固地理之鈐鑄而學者之所宜盡心也其究之切之具鑒於篇

問自有明陳季立

國朝顧甯人江慎脩之徒闡明古音而唐以來所謂叶韻之非人能知之已然古書之韻尙間有錯迕岐出而不合者段若膺撰六書音均表於所不諧仍以合韻概之其誠然邪抑更有說以處此邪六書惟假借爲難明亦惟假借爲最要假借多原於音聲必明乎此而假借之說乃益以明能一一推闡之歟且許君以本無其字依聲託事說假借而焦里堂有云籀錄二字本皆有者也何必借錄爲麓壺瓠二字本皆有者也何必借瓠爲壺疑之最久叩諸深通六書之人說之皆不能了番禺陳氏謂實因東漢以前無分部字書故至歧異其說頗爲近是切究之實不盡然能具言其故歟

昭代諸儒其於小學誠深博矣而於此二端尙未有灼見其所以然者是所望於好學深思之士焉

問自歐陽公爲集古錄厥後趙明誠洪适之屬繼之遞有纂錄論者謂歐公考證疎略不逮洪适諸人然以其書與後之金石家校果孰爲優劣歟

國朝諸儒崇尚考證金石專家尤夥其最爲精善者何人其各有專長者何在能約略言之歟夫蒐考金石固亦好古之徵游藝之一事其最資於學問者蓋莫先於小學然要惟三代

兩漢之金石而已能具言其所以然之故歟又其次則參考史事然司馬溫公作通鑑惟王勝之能讀一過況重以歷代諸史又其外雜史傳記譜錄之屬殆不可數學者童而習之白首而不能究復欲參稽以金石其無乃驚其近小而不急者而轉遺其大且遠者歟又其甚者旁羅古刻校其年歲之遠近字數之多寡乃至一點畫一波磔之間排比鉤稽不遺餘力顛顛以自旌異號爲專門名家之學而夸於世致遠之君子則奚取於是抑以歐陽子大賢而亦且留意於是則又若未可以厚非也其無乃更有說以處此歟其悉意言之無有所隱一問周官晚出其置博士又自劉歆始東漢以後儒者往往疑之自有宋程朱二子論定學者乃益尊信其書然其中實有繁碎支離非古之制者程子以爲漢儒之所撰入其信然歟抑亦更有說歟至其決爲周公致太平之書而非後世一切之治所能及者果何在歟大綱闕情能舉其要最而灼見其所以然歟自周衰而聖人之道不明於世古今世變日益懸絕生民不與被仁聖之澤而成周之盛不可復見於後世者數千年於茲矣後世臣主知道者鮮雖頗竊周公創制之善然睹其法而不知其意不能化裁通變以盡利而宜民若新莽之誦六藝以文姦言王安石之以經術禍天下無論已唐太宗英主而承膳夫酒正王及后世子

不會之文以啓承乾驕縱之失其他若宇文氏師放周制建設六官特亦粗迹而已其有能脩冢宰宮府之治以匡其君祖小司徒會卒伍大司馬制軍之法以用其民具得周官之精意確然見諸施行而収其成效者信可謂卓然者歟蓋秦漢以降一人而已能舉其人而言其設施運量之詳與其深謀遠慮之所在歟諸生通經致用坐而言者將以起而行也苟有智足以及此者其說周官必有超然獨得異於經生之爲之者矣其具箸於篇

問兵者有國之重寄廢興存亡恆必由之自漢以來諸史斷代爲書所紀兵事或詳或略杜氏通典馬氏文獻通考始兼總言之而陳氏歷代兵制又爲馬氏之所本然杜馬二書言兵義例乃頗殊異抑孰得而孰失歟古者寓兵於農後世專用召募而兵與民始分若漢之更卒唐之府兵猶有三代遺意數傳而後亦頗有募兵以從事者歟其舉天下之兵盡出於召募之衆始於何時能言其事勢流極之所由致歟自兵民分而區內財賦耗於養兵者泰半議者或欲復古者兵農合一之制其說果可行歟夫古今時勢異宜契舟求劍膠柱鼓瑟適足以亂天下雖然近代以還固時有用民兵而收其效者其張弛變通抑亦有微權以寓其間者歟小不可以敵大寡不可以敵衆用兵之常也然宋明自中葉以來兵額皆百有餘萬

而卒以亂亡其故安在有國者欲爲彊兵之計其道果何由歟且自古內外彊弱之勢壹視兵爲輕重內重則有姦臣指鹿之患外重則有大國問鼎之憂此尤治兵之要而國家之所以爲安危者也將欲使內外相制輕重相權有二者之利而無其害其於兵勢分合文武左右之際宜必有善所處者矣其各精思以對

策經心書院諸生

問自秦政剗滅古文燔除詩書而聖人之道幾絕漢興諸儒抱遺訂墜六經賴以脩明厥用力甚勤且其功亦誠不朽又維時去古未遠經師轉相傳授先聖遺緒亦未泯絕自諸儒所纂述三代遺文墜典逸禮舊制往往而在且其說經之詞時有精深閎博曼邈絕倫確然可信爲朱泗之微言大義非後世儒生之智所能及者信可謂卓然不磨者歟然分離乖隔不合乎六經之旨者亦頗雜然出其間蓋兩漢儒林雖號稱極盛要其淹貫卓詭深造自得能窺見聖人之涯涘者一代之中僅乃數人而已自利祿之涂開其隨聲是非黨同伐異碎義便辭以違離道本如劉子駿班孟堅之所譏者殆不可勝數也諸生鈎考羣籍研窮傳注能取其人別白言之歟且其說之或醇或駁或淺或深或得或失能暢述其概約舉數端以實

之歟夫師心蔑古游談無根與夫株守舊說甚者甯普周孔而不敢議許鄭彼此相笑其失維均苟能辨漢儒之得失舍其短而用其長於二者之失庶其免乎

問姚姬傳氏古文辭類纂特列詞賦一門其識爲宋以來言古文者所不及自張皋文氏有七十家賦鈔而曾文正公經史百家雜鈔亦多錄詞賦然所取或彼此殊異將指歸各有所在歟抑其間或不能互有得失歟班孟堅謂賦者古詩之流古之作者感物造端才智深美其愔皆幽杳未易識後人不審各以其意說之若宋玉高唐登徒子好色諸賦則以爲諷諫淫惑淮南小山招隱士則以爲閔屈原今攷其辭愔或未必若是其諸家所說或不免失之歟枚叔七發侈陳聲色游觀之靡而未乃歸之要言妙道第如所云則其義亦儉矣抑更有微愔寓乎其間者乎司馬長卿封禪文楊子雲劇秦美新亦詞賦之流也並以諛媚爲世詬病然史遷謂長卿詞賦與詩之風諫無異孟堅尤推重子雲韓退之亦以揚馬爲豪傑之士與孟屈並稱長卿子雲誠從諛者三子何以言之若是招魂爲屈子之作史遷具有明文而楚辭乃著之宋玉且世所傳宋玉大言小言與司馬長卿美人諸賦都不類晚周盛漢人諸語若此皆重可疑者夫讀古人之書而不能知其意其與束書不觀相去幾何諸生劬學有

年當有好學深思能灼見乎此辨之而不惑者

復柯遜庵書

初四日別後遂於翼日登舟塗中託芘幸安隱以十二日行抵金陵適查翼甫寄到惠書並通志局更易聘書及聘幣各一函具曉中丞綢繆無己之意惟裕釗自往歲承中丞之命即以茲事體大非所敢任蓋方志於目錄家雖屬地理而自唐宋以還繼踵增益引伸滋繁自山川郡邑而外典禮食貨兵制職官選舉星紀災祥舊聞今事旁逮古今人物金石藝文無所不甄錄其事必確乎能綜極夫千百世之上其文必卓乎可傳誦於千百世之下是豈獨輿地之書而已蓋隱然一方之史必昔之人所謂兼才學識三者之長邈焉稱良史之才者乃足以與於此豈夫新學小生區區掇拾補綴者之所能勝哉是以內省恟懼遜謝不敏至於五六而中丞公拘係之乃從維之雖足下及吾鄉諸君亦羣以大義相責謂桑梓之邦文獻之重豈宜遜避勢不可已遂乃勉強應命中丞又屬令草具條例益不獲辭然私心皇皇然疑問作及其後中丞公以樊君所譯通志商例刊本見示發而讀之始知英才博學遠出衰朽庸虛之上於是益寤臯者堅拒固辭之未失而繼此懵焉受任之妄且愚慙悚并集復

何顏面更益其間用敢返公聘幣踈焉辭謝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固其所也今足下重致公命書成之後仍以參閱相屬重感中丞勲拳篤摯之誼徬徨不知所出再四思維其參閱總纂諸名必不敢居脩脯亦所不敢受惟俟它日書成謹當如命雜誦一過想鉅手雄筆亮無從更贊一詞然苟萬一有一知半解亦必不敢不竭其愚是則裕釗於中丞庶幾可告無罪而中丞所以處裕釗綜計前後亦可謂隆崇優渥毫髮無負者矣敢不區區伏惟善爲辭說代達鄙忱無任屏營感愧之至

答吳擊甫論三江書

前辱教以禹貢三江必宜從班志博辯閎肆篤信好古甚盛甚盛顧鄙志猶有不敢安者天下地勢凡山脈經過之地處其水皆左右分流判不相入雖行至平地中斷其中亦有微有岡阜隆起以爲之障然故可以人力疏鑿如班志之中江經由銀林鄧步之間說者以爲禹迹此自可信者若其南徽甯池諸郡萬山複沓峻極于天旁魄綿亘數百里絕無平池中斷之所雖神禹無所施其開鑿之功其左右諸水并各自分注且其上游亦皆山谿澗谷湍激峻悍之流舟楫之所不至間之行旅商賈皆能言之而謂大江洪流徑行於其間此萬無一

可通之說也吾意足下雖篤信班氏曲爲之辭而固亦心知其不可通乎足下且以我非考之本經徒以其不可通避就而爲之辭不知裕釗正以班氏之不合於經而後乃悟其非耳經於導江曰東爲中江此南之別爲一江居然可知者也今乃以禹廝二河不見禹貢爲解夫禹貢之所畧者固多矣潔川之流於大河特爲枝津固不可以耦北行之經流禹貢但以兗州之漯駭之於導河畧而不述自固其所若夫南江中江同爲江之所分勢鈞力敵乃僅舉其一而其一顧置而不言邪則其義果何居邪足下又據鄭康成之說謂東池者爲南江禹貢旣言之矣蒙又非之禹貢導山導水曰至于某曰會于某曰過某曰爲某皆實指其地無虛言之者南江爲江所分則質實言之曰東爲南江宜也顧乃迂其辭曰東池爲此孤縣隱射之語以疑後世此何爲者邪且池邪行也大江下流自東邪行而北適與禹貢東池北之文合其嚴於辭也若是許叔重說池文亦卽引夏書東池北會于匯以釋之正其明徵今日東池者爲南江則江北東注且如班酈之說其下亦自石城直東指吳何池之所稱鄭康成及

國朝漢學家故皆不知文者爲此說誠無足恠知文如姚惜抱及足下亦從而和之誠愚之

所未解也。足下又謂江河各有主名，非河不得名，河非江不得名，江是說也。於古未之聞也。蓋程泰之始倡之，而胡朏明實堅持之。胡氏特以此鎮壓他人之口，以自伸其說耳。且漢非江也，而曰東爲北江者，何也？則將曰漢入於江，卽謂之江云爾。然則導漾之文，宜至南入于江已，而其二下三語，誠當爲衍文。有鄭夾際之說者矣。則又曰漢自爲一瀆入海，故不可以附於江也。若然，胡又被以江之名也。吾故曰胡氏之說進退無據之說也。夫非獨漢而已。九江亦非江也。禹貢導水，凡卽是水而異其名者，則曰爲若北，播爲九河，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之類是也。其所過他水，則曰過若東，過洛汭，北過潞水，過三澨，過漆沮之類是也。今日過九江他水，而非江也，明矣。江之可爲通稱，不待辯而晰矣。夫誠釋然於東池之說，之疏舛不足據，與浙之可通名爲江，則更取禹貢之文，夷憚以善虛志而讀之，將以班氏之以南江爲江所分者之合於經乎？抑將以南江自爲一江者之合於經乎？且班氏之說，其失尤未可以一二數也。彼所謂分江水至餘姚入海者，誠卽南江也。則吳特南江中途所經之一縣耳。奚獨以系之吳也？況自吳歷由拳海鹽烏程餘杭錢塘諸縣，以達餘姚，相距且數百里，而云在吳南東入海，自昔紀水道未聞有若是者。錢氏塘亦知其不可通也，從而爲之說曰：由拳

以往諸縣故皆居吳國南國後爲縣是以南江入海於餘姚言之又於吳言之且班志之吳國邪縣邪曰吳國南東入海則可曰吳縣南則不可人能知之矣卽若班志滬氏道毘陵所紀皆江水然北江於毘陵言之者以滬氏非揚州之境必毘陵可言北江也非若石城吳之皆在揚州也其入海毘陵之北卽江都之南非若吳餘姚之相去懸絕也雖若歧爲二其爲一水讀者可以立喻誠有如來書所云志文簡核彼此相備者若所云分江水與南江者辭不別白指不分明求之而邈不得其所歸足下乃援滬氏言岷江毘陵言北江以例之豈其倫哉豈其倫哉抑其所謂中江者其上由今之當塗高濱溧陽至荆溪縣東南經東洑以入太湖中僅一東壩爲之限自東壩而東爲胥溪爲永陽江爲荆溪故道歷歷中江左會滬湖以入太湖不入滬湖且雖滬湖亦入太湖由太湖入海莫大松江中江經太湖以入於海而南江固亦在吳南東入海者也則適皆松江而已足下引酈書佚文謂班氏未以松江爲中江中江乃自滬湖東出直吳淞之口不知足下何從更得此水道誠蒙之所未喻者夫班氏志之中江卽松江非獨景純一人言之自昔說班志者亦皆言之雖以錢漑亭墨守班氏然生長是邦目驗較確亦以庾仲初所云松江卽漢志之中江初無異辭此誠所謂不能更創

一說以易之者也班氏之混南江於中江更無能爲之解者也裕釗亦豈不知而妄言者哉夫裕釗非故欲異於班氏也以從班氏不若從景純之於事理爲協耳景純所注水經久佚不可知其詳其與班氏異同蓋無由考定然卽果與班同者則吾亦但取其岷江松江浙江之一言而已矣班氏推崇山川以綴禹貢周官立言矜慎誠如尊論然亦安知非傳寫譌誤以至是邪若鄭康成之說三江單詞孤義僅佚而見於彙明書初學記及孔疏之所引其江至彭蠡分爲三孔之說亦未必果與班氏符合且班氏合泝江北江而一之鄭康成乃以岷江爲中江尤其乖戾之顯然者至說文稱江水至會稽山陰爲浙江王鳳喈謂江水當作漸江水其說浙漸二水與尊說乃若兩己之相背王氏祖臆明之說謂三江實一江者固不可從其以江不可通於浙江說不可易也年代遐邇古書舊說殘譌舛錯往往有之重以經師儒生紛彪歧異不可究詰獨以爲但當據經辭及事理以斷之耳足下或謂我師心背古果於自用固所甘之不敢辭也惟亮察不宣

誥授光祿大夫 贈太子太傅雲貴總督岑襄勤公神道碑

公諱毓英字彥卿其先蓋漢舞陰壯侯彭之裔宋皇祐中有仲淑者從狄武襄平儂智高留

知永甯軍遂家焉其地於今爲廣西之南甯從徙泗城由泗城再徙西林故今爲西林人曾祖諱某祖諱某考諱某文學生三世皆以公貴 贈如公官妣皆一品夫人文學贈君有子四人而公爲長次毓祥次毓寶次毓琦並以材能箸稱而公尤爲魁倫年十七試於縣府及提學使皆第一補學官弟子咸豐初廣西亂起倡團擊土寇有功議叙候選縣丞於是雲南回寇方倣擾六年以縣丞率義勇入雲南從克趙州賊巢將攻宜良之湯池破之遂克宜良會參將何自清擊路南賊大破之路南復自克宜良當事察公謀勇堪兵事且任治民卽檄署宜良復檄隸路南督兵攻澂江又兼行澂江府事先後以功

賞戴藍翎留滇以知縣用擢同知直隸州加運同銜丁大母鄧太夫人承重憂奏留給假治喪仍辦軍務尋奉檄入回衆說馬如龍心折公卽來歸盡獻其所據城邑公益推誠與相結如龍委心焉至於其後雖或入讒搆尋復感寤寤卒得其力用同治元年代理布政使事加按察使銜換花翎無何回弁馬榮賊殺總督據省城反公與諸弟率所部千餘人保藩署及城東南陬而密馳書如龍激以大義趣赴援如龍遂以夜至內外裒擊盡殪諸賊獨馬榮遁走曲靖而省城復安堵公旣已定省城之亂乃西出師當是時滇中回寇充斥其杜文秀尤凶

狡爲諸賊最馮蒼洱上下關之險而竊據大理爲巢窟嘯召數十萬人悖逆恣睢放爲不道千里咸被其毒公師出行攻取諸近縣首路楚雄而東路告警即以兵東指克霑益平彝仍西攻楚雄克之益西克定大姚諸州縣至鶴慶浪穹且進規大理而馬榮與回酋馬聯陞再陷霑益犯馬龍東路復告急公不得已復還大破賊聯陞及榮得誅之遂克曲靖池東大郡也又糧運所由旣克公則大喜而楚雄以西諸所克城邑復皆淪陷公乃壹意經營曲靖籌軍食簡兵馬爲重固不可拔與省城相輔近峙東偏隱然重鎮矣於是公乃以池西巨寇延蔓猝不可爬梳自亂起以來當事者謀不素定東瞻西失此捷彼挫從賊而與爲奔命故訖無成功今宜專意東討先治黔中豬拱箐之賊綏定邊境稍以次討平池東南諸寇東方靖而後楚雄以西乃可圖也會勞文毅公崇光自兩廣改督雲貴行次平彝公迎謁文毅詢滇兵事具以其意對文毅則大韙之於是乃遣馬如龍出西路而專屬公以豬拱箐之役豬拱箐者居貴州威甯州境其近接者曰海馬姑皆穹山巉峻幽阻險絕苗衆十餘萬穴其中時出攻剽滇黔蜀三省之間屢合軍攻討不能克夙以爲患公旣受任且發而鎮雄降賊叛據州城師出東道應時討破先是公已累功升用道員矣旣克曲靖晋布政使銜

賁勉勇巴圖魯名號五年補授迤南道明年正月補授雲南布政使二月公師次豬拱箐所部五千人黔楚諸軍之先至者望見之以謂與賊衆懸絕若是且立燿必無幸也衆相與目笑之公則堅壁休士而日密與諸將謀計設間窺形得其瑕釁一旦縱奇捷出衆人其匈腹萬衆崩沸自二月始至訖六月凡百二十有四日而豬拱箐海馬姑之賊一剷彌絕諸軍訖服相顧愕然捷聞

賜頭品頂戴於是公且班師還而省城之急聞先是如龍兵出失利杜文秀知公之遠出也悉衆東犯連陷數十城邑進薄省城人大恐公聞疾馳還道宜良七甸以趨省城所過連破賊壘數十斬獲萬計至則益遣師出攻澂江及城西南州縣皆立破而馬如龍亦來會驩然相約戮力破賊賊爲氣奪然環城賊壘尙碁布如故皆錮若金鐵阻若阱獲牢堅不可撼重援賊應至豕突震蕩不可常我軍盡銳力攻死傷相繼而卒無如何諸將苦之公知賊狡悍難驟與力搏非旁出以撓之勢不可戢也旣以七年三月拜雲南巡撫之命乃分遣諸將出賊後直搗迤西益約結騰越永昌麗江諸豪傑與相援應蠶午騰擊更進竝舉賊惶駭不知所爲公乃督將士亟攻城外諸壘應手迸破悍酋劇寇二十餘萬人壹彌雍無遺類公威震

遠近坐激江復陷降二級留任是時公已命諸將進攻迤西而自督軍攻迤東南諸賊日漸有緒矣及賊復陷激江乃進攻激江圍其城九年秋以鄉試還省城事已復往攻十年春克之仍進討諸賊越十一年而迤東南悉平而前所遣出迤西諸軍亦已先後克永昌鄧川浪穹趙州雲南永平蒙化諸城進據上下關以逼大理公聞以十一月馳赴大理躬督諸軍環城力攻文秀出戰敗還走入城飲藥未卽死其黨以獻立斬之軍前大理平明年順甯騰越雲州諸賊復以次悉殄滅全滇底定矣奏入

賞穿黃馬褂並

賞給騎都尉世職已而復晉太子太保銜其騎都尉改一等輕車都尉開復降二級留任處分尋兼署總督自咸豐之初粵賊肇禍其後捻寇回寇羣不逞之徒相繼蠡起

國家徵兵轉饟益除中土大難擗精殫力僅而克濟其雲南懸隔西南萬里之外承歷久凋敝之餘兵弱而莫之助饑竭而莫之繼亂瘡益滋日進無已公起諸生間關羈旅洊膺艱鉅乃始統規全局謀定後動益蹈難感激躬履行間率先士衆危困艱阻出入百死之中卒翦除巨惡奠定全省以有成功故自軍興以來論邊省人才九牧同聲推公爲冠以繼母鄧太

夫人憂去官光緒五年服闋入

覲授貴州巡撫加兵部尙書銜七年改福建督辦臺灣海防尋改署雲貴總督九年遂拜爲眞於是越南法蘭西之釁作公誓師請出關於時和戰尙未有定局進次興化以須旋奉詔命節制關外粵楚諸軍統歸調度公方具疏固辭而他軍遽潰走興化孤軍無繼糧又盡則以便宜退保保勝復坐鑄二級留任居無何有

詔與法決戰命至公立督師進力戰於宣光大捷於臨洮前後攻取越南八城破殺法衆萬餘人斬法酋數十人獲輜重兵械至不可數方部署諸將渡河以規北圻諸省會和議定罷還初公後出

天子閔塞外用兵之勞重

嘉公不避艱險

詔開復前處分

疊頒尙方珍物藥餌以勞勤苦旣還奉

詔嘉予加一雲騎尉世職頃之奉

皇太后詔頒內帑銀五千兩以

賜南征將士而論者亦以謂法人之亂諸軍苦鬪於霖雨毒霧之中傾命搏戰以死相買爲內地所未有然諒山澎湖基隆皆有利鈍而滇軍始終無撓且以雲南極敵之區而著績若是故尤以爲難能然公亦以瘴癘洊侵嬰茲貞疾矣十五年用歸政大典晉太子太保銜越五月薨於位享年六十有一疏入

天子痾傷贈太子太傅

賜祭葬

予諡襄勤

命建專祠雲南諸子孫

推恩賞官有差而貴州及泗城府屬復從置吏之請並建祠祀公先夫人同邑江氏後夫人連平賴氏皆先公卒江夫人生子春榮山西卽用道春煊知府銜選用同知賴夫人生子春煦工部主事升用郎中春燾國子監生妾周氏生子春蔭女六人孫八人諸弟皆以從公立功致通顯毓祥按察使銜分省補用道毓寶雲南按察使毓琦分省補用道十六年閏月十

四日葬公於臨桂縣東之堯山高嶺江夫人耐公旣平滇亂先後經畫善後事宜及撫貴州福建皆具箸功績生平於鄉里宗族朋友故舊恩誼尤篤俸入所餘不留私橐以行德惠其善治懿行不可殫述獨述公之偉烈系安危之大者具綜其始末而聲以詩其辭曰

黑水洪波滔大羣飛豺虺纏猢猻毒爭歸莽莽六詔一方而弄猗歟岑公其守洸洸崒如一柱持我危疆爰公始迹聲自宜良雷厲四征遂度瀾滄千艱萬折有奮無懼奠彼駭虺謐若金湯岷瘴讙謠童耄相羊島夷不譖呵我南徼

帝命公往是征是擾焉跼之鄉毒淫所湊曳足觀賊參欵長嘯餐蓼寢蠹爭命於寇卒其憤發羣衆忘死一決岡嶺萬酋崩隤封狼讙慄徐帖其耳寂其功伐嘯歟公比惟是害殄寢淫被體疾疚用淹躬瘁名偉臨桂之邑堯山之原伐石紀績維以萬年

誥授中議大夫三品銜補用道夔州府知府蒯公神道碑代合肥李相國

自鴻章督淮軍始平江南繼定河北吾鄉豪雋魁傑雲興霧浚淖起相從提一旅之師征伐江蘇浙江安徽湖北河南直隸山東諸行省所至芟除醜類恢復名城以功伐光輝海內者不可勝紀而吾友蒯公乃獨以循績著同治三年鴻章旣克蘇州始以公攝長洲縣事江蘇

承宋末官田明初稅籍之弊賦重民困既遭亂離民力益不堪鴻章乃奏請裁減蘇松諸郡賦額以紓疲氓有

詔俞允公因是益痛抉糧吏積弊戶無大小壹令平均而巨族諸有勢不便或以蜚語聞上事下兩江總督江蘇巡撫問治當是時公方淬精剛慮力求民莫靡廢不舉靡害不蠲摧強植弱讞獄若神叱庶悅豫戶頌塗謳績譽流聞遠邇於是大吏具奏公治行尤異所坐一與漣灌奏上

詔書嘉許有好官之褒且

責言者誣妄失實由是累擢至知府以道員用旋攝蘇州府事又移知太倉州又連攝鎮江江甯府事尋授夔州府知府所至之地抃舞謹呼所去之邦望塵連瀆及其後卒官夔州萬衆悲號交走相弔吳蜀之民誦說慕詠至於今不衰蓋公勤恤民隱深達時宜鉅細洪纖壹是號爲辨治大吏重其能

天子嘉其績而百姓被其仁恩古所謂明察之官忠信之長慈惠之師於公見之矣姪公家居值粵賊之亂以諸生督民團禦賊事勢險棘萬端乘機應會卒用保全其任長洲某鄉民

與新陽盛阿香聚衆抗租上官令公以舟師往公持不可單舸馳入曉譬立定及鎮洋令以苛斂激變某觀察征夔州釐稅幾致亂臭鹽礦民相聚私煎知縣某匿不敢出勢皆岌岌不終日得公壹解論者於是益知公非獨長於字民其履危不懾折衝壞牙捷出剗斷故不後於吾鄉諸君然承大亂之後撫極敝之民使一方帖然其功之所昭與夫斬將擐旗破堅禽敵者亦豈易爲軒輊哉公諱德模字子範其卒以光緒三年九月二十一日春秋六十有二以某年月日葬於某所之原淑人李氏附其季翰林院檢討光典具述遺烈屬馮編修照志其墓又請爲神道之碑於鴻章凡公世次子姓歷官行治及其他諸懿軌編修銘幽之文曲折委備旣具言之矣鴻章乃獨譔次大端論其拊循之功深有裨於當時者而系以詩使行路歌之以慰吳蜀遺民之思且以諭當世在位君子有察吏之責者俾慎所擇焉其辭曰

烏乎郡守縣令國之安危民之愉戚實在於斯其在平世惟守惟令苟非其人民乃大病楚毒憤冤一呼響應大亂斯餒波駭森橫崩沸蕩潏上下奔馳窮天下力僅乃克之旣其克定有若沈疴甫杖而興千瘡萬痍惟令惟苟非其人如彼宿火曠焉而焚存亡之幾能少希聞烏乎蒞公維民之天手援陷溺出之重淵上禱下藹以靖其眠弱者申舒暴者局卷禍蓄

彈伏兆人賴焉往在吳中寇氛始湔我佐我佑實倚公賢公棄我去奄忽十霜朋舊之恩民庶之望縈冑填膺如何能忘伐石鑿辭樹之崇岡嗟茲來者罔或毀傷

贈知州銜候選州同貴筑王君殉難碑記

嗚呼此貴筑王君與其弟殉難處也先是君曾祖勇壯公凱嘉慶中以宜昌鎮總兵擊教匪於南漳之馬鞍山死之祖國華當道光中葉爲湖南提標遊擊攻叛獠於甯遠之池塘墟復力戰死父古州都司臻祐又以咸豐初從吳文節公禦賊黃州之斗城死焉及同治中而君與其弟又以征苗死先後七十年間一門五忠四世相望

累朝褒贈

寵命踵屬豈惟

國朝二百餘載無與倫比抑伊古以來罕邁之偉節也君諱朝選字翰臣少英敏多材藝爲能詩文又以將家子益通曉兵法年未及冠聞都司君斗城之難痛哭走楚過洞庭遇風濤大作屬有神異之助得保無恙人以爲孝感所致至斗城求父尸不獲誓不反時益陽胡文忠公巡撫湖北與都司君故相善也知其家兩世太夫人皆在堂力慰遣歸然君勸父之死

終思一得當殺賊以自效既奉父衣冠營葬已甫服闋復走從胡文忠公於皖留軍中且一載而粵賊躡貴州省城戒嚴君以兩世太夫人故聞則立馳歸既至適省城圍解堂上皆無恙居頃之將仍赴皖而祖母周太夫人卒君以承重孫主喪不果行未幾安義鎮總兵林自清率師禦回寇於某所知君材賢請與俱君辭不獲勉從之則又延君弟郡文學禮乾同入幕中禮乾故亦佳士重於時者也頃之移軍開州燕子哨而後軍無統率者卽以屬君既駐軍方與賊相持一日忽戰馬忽哮君心知有變請據險以待弗聽其夜賊果大至諸軍皆潰走君雖先已有備孤軍勢不敵力戰死焉弟禮乾亦同死同治某年月日也事

聞君以州同與其弟皆

賜卹蔭如例自君曾祖勇壯公立功乾嘉之朝爲時名將祖考兩世並以忠勇謀略著稱君兄弟亦皆義烈奇士使盡得竟其力用功績之所樹豈復能量其所至雖然必信若是者其馨烈之赫以彼校此訖亦何以尙茲獨世之需才而英傑之不易遇以君家累葉之賢國家乃不得罄其功用以裨助時艱是以君子之所爲痛惜者也於是蒐采君之遺事並上及其先世卽君殉難之所伐石紀績而系以詩其辭曰

品庶每生蹈死實難瑟縮與懦接踵摩肩一夫決脰萬衆駭歎謳思涕泣如不可扳矧乃四世五賢相繼一瞑不視浩然同逝天震地驅神眇鬼盼懿燦之流何千萬歲維勇壯公實啓厥祜惟君昆弟克終厥緒揆原都卒縱論其美刊此頌詩立齋起靡

孔剛介公祠堂碑記

同治元年春濟甯孔剛介公昭慈殉難於臺灣之彰化事

聞

賜祭葬

詔祀昭忠祠蔭襲騎都尉又

從臺灣人之請建專祠於臺灣

予諡剛介

詔史館立傳九年濟甯人復請建祠其鄉

詔可於是又專祠於濟甯公有子翰林院編修憲曾新河縣知縣憲高屬桐城吳刺史汝綸爲碑銘刻之濟甯祠堂而臺灣之祠顧尙未有紀於是復以屬之裕釗釗裕旣不獲辭則具

著公之閔烈大節尤爲重於臺灣者系以銘詩而使鑿諸石始公由翰林院庶吉士改官以知縣官福建累擢鹿港同知臺灣府知府臺灣兵備道先後治臺灣者十有四年臺灣縣絕東南海外數千里之地界阻華夷屏蔽全閩形勢號稱險要自

國朝肇置郡縣民俗榛狉桀悍難治公居臺灣十四年之間反者六起賊後彰化姦民戴萬生一旦乘不虞作亂有衆數十萬時總兵罷老知府又新至兵械糧儲百匱一備警聞公方臥疾兵備道署立起自捐金錢募民兵輿疾馳入彰化淡水同知秋曰覲戰死賊乘勢薄城下公厲士衆堅守連三晝夜有內應夜開門內賊率衆巷戰中大創遂抗節以死公之成進士入詞垣也儀徵阮文達公一見器之曰此人它日必以幹濟風節顯及任臺灣穿臺嘉兩邑界上之渠息早潦之患瘠壤大饒識林軍門文察於微時白其枉檄薦之渡閩討賊卒破走粵寇以功名顯力持外國通市不得至臺灣郡城而處以滬尾間處民賴其利每因事處畫輒中窳要智裁勇斷恩明信洽威德流聞其初莅臺灣府也三上書論戍兵空籍之弊請改募土兵革虛名以收實效反覆累數千言事竟格不行故臺亂迭起然公常倉卒集事捷出返掃應時殄破旣乃卒隕於彰化之難此其可爲痛悼者也自公歿後臺灣事日益棘日

本法蘭西先後倭擾境上幸而壹解

朝廷始議經營臺灣以障南服改設巡撫以下官吏徵兵轉饟辟啓巖疆爲強本折衝之計
慕想宏偉仔侷鉅任而公則旣以難死矣銘曰

孔子之允著在史氏代有聞人曲阜是紀洎公會祖遵泗西池復顯濟甯越公大起宏猶亮
節鏡照八鄙廟祀其鄉欒檀韡韡式是邦人是則是似維以擊重尤於臺澎臺澎莽莽百蠻
所值巨蛟雄虺鋸牙怒睛內外應和鼉嘯驚鳴公來治之武緯文經戢其予鋌吹以簧笙鼗
懸瘖伏絃歌旬旬島夷來入處之旁棖屏處聽命莫我敢終豎竟厥施廈其無傾胡天弗弔
弗求厥甯一炬之燦摧我棟楹云如可贖百身猶輕爲此頌詩聲之寰瀛

定州王君墓表

君定州王氏諱灝字文泉號垣圃生而英亮開敏勇於有爲能急人之困阨疏於財利泊如
也獨好讀書百氏羣籍瀏覽博涉夜以繼日才資意量益個平軼於衆矣道光丁酉以優行
貢太學壬子舉於鄉明年粵賊自山西犯臨洛關畿甸戒嚴君奉檄練義勇破賊無極州境
以甯其後畿南土寇梟寇繼起最後擒賊復自山西東犯四境羹沸而定獨屹若君實有力

焉君家故以賞雄也君又益無所顧籍往往捐千金如脫屣然其練勇禦賊皆出私財濟之他若更立定武書院規制以嚴程課廣餼稟賓興之資以惠多士同治光之緒際燕晉壤接寇亂饑饉薦臻飲食餓者資遣流民所需大者萬緡小者千緡若數千緡君壹曰於我乎取又益傾誠殫智區處擘畫躬其勞劇間值盤錯艱阻危疑震撼君臨壹是辨治故自定州有君有廢輒舉有難立夷義聲仁聞旣翔於遐邇矣顧君常獨居深念功所及猶未云博事所就猶未云遠以謂幽冀之邦上古帝王之所治千載豪傑大儒之所藪萃也高文懿典紛綸往昔而亡佚滋多心竊悼焉於是窮搜境以內前古以來下至於茲二千餘祀名賢遺籍博延方聞綴學之士校讐編訂爲畿輔叢書若干卷都百有十種先後經營十載糜白金一萬有奇剗剛且竣而君遽以疾卒遺命其子必終吾事於是卒刻期歲功以竟君志惜君不及見其成也嘗以謂天之生斯人也於千萬不可紀極羣醜類之中特畀以聰明才智崇高厚實而獨豐之豈徒使私自厚而已蓋隱命之因所憑依以輔人之不足焉耳其在通貴尊顯義職濟物者無論已下至閭里阡陌高賞富室以及智過十人智過百人者並得因其勢與力以自效利濟之事皆與有責焉自世之衰則人知自營以利其躬已耳君獨喜施豁

如周人之急拯時之危宏功渥澤周洽芻流旣施之並世益推以及古之人使此邦之闕冊鉅製逸文墜簡徧昭布於海內往者通人哲士幽潛遺佚之所託命後者新學英彥之所需

慨於無窮盛矣哉君之爲功於一方也不可泯也已君以舉人議敘同知銜以團防功賞四品頂戴其卒以光緒十四年八月六日春秋六十有六以某年月日葬於某所之原曾祖義曾祖萬年乾隆戊子舉人考寶華嘉慶丁卯舉人皆贈通奉大夫妣皆

贈夫人配許恭人繼配何恭人生子二長延經早卒次延綸光緒乙酉優貢生候選訓導女一適行唐中書科中書李鹿鳴孫一人思範武昌張裕釗表

天門縣知縣安府君墓表

君初諱錫齡後易名諱慶瀾字鏡秋山東聊城縣人考諱某有子四人而君爲次君少讀書攻苦稍長從其鄉諸老宿游術業益進道光丁酉舉於鄉辛丑成進士以知縣發湖北始至權穀城縣事數月除爲眞穀城故襄漢間僻邑重嘉慶中教匪之亂民俗凋敝而多盜忞於朴陋人文益衰士不與科目之選者百有餘年君下車以嚴察御史以至誠喻其民治獄務

盡人情不厲嚴威不事刑鞫暇日則輕輿簡僕從循行縣境窮鄉絕區無所不周歷親入廬落問民所疾苦洞極幽微具曉其利病及施設所宜章志明民鈕其患害邑舊無節孝祠君創立之篡次通俗淺語以諄誘愚無知之氓嚴什伍守望之法以治盜五夜徼巡躬與從事所至發奸摘伏如神眩俗大和盜賊屏息乃益興起文學率厲羣士競於行誼風以詩書躬自開說指授徑塗時省而月試之又益捐廉俸以爲諸生旣稟之需籌集數千金取其息以資應舉之士遠邇慕翕髦彥並出始以道光二十二年莅穀城越二十四年畧二十六年甲辰丙午兩鄉試邑人黃定鏞周天衢相繼舉於鄉而君亦以是二年再爲分校官穀城人傳以爲一時盛事至是訖今且四十年穀城文學科第甚盛益興繇君始也二十八年權孝感縣事旋補天門縣未至會連歲大水君留孝感殫精揖志拚飢澹菑處畫百端重積憂勞致疾三十年五月六日年五十卒於孝感官舍孝感穀城之民悲哀感泣如喪周親君初娶李孺人先君卒繼配李孺人子二寶荃寶蓉皆廩膳生以咸豐元年奉君喪歸於聊城明年二月二十二日與李孺人合葬於東昌府城南之大興村西新塋君內行尤篤門庭之內族媼之間往往多曲蘊隱陋之事而君處之一無不盡者居官以廉儉自將身沒之日囊橐蕭然

其去穀城或以財物饋行一辭謝不受穀城之人祖道河干爲歌詩以送之又爲立德政碑以志遺愛乃益爲圖紀其事今楚中所傳琴鶴帆影圖者也君卒之三十年爲光緒八年穀城人請祀君於邑之名宦祠大吏上其事下部議行於是寶荃寶蓉走書武昌張裕釗請爲墓刻之辭裕釗故君丙午分校所得士也爲表於墓上曰裕釗聞穀城長老今猶有能言君治穀城縣事者道光二十七年夏穀城枯旱民大恐憂君觸盛暑徒步走絕險禱南彰之老龍洞返未至穀城天大雨滂沱連三日夜四野譁譁歲則大熟精誠之至神鬼順從然則君之行化於穀城還至立應若樹表而賁之景也曷足佐哉

建德周府君墓表

府君諱樂鳴字振齋姓周氏其先世唐荊州刺史訪自婺源遷秋浦其後秋浦析置至德五代楊吳改曰建德故今爲建德人自荊州越六世至繇咸通中用進士爲河南尉與其弟繁皆以文章有名奔官偕隱於九華山世德至德二周再以薦起仕至檢校御史中丞又幾世至秦星宋徽宗時爲大將軍又十幾世至諱某者家資累數千金以代人償逋負遂至困貧是實生府君府君幼讀書穎敏爲文操紙筆立就既貧窶乃始奔去竭力治家人產業卒亦

不遂然能以苦約自將故家雖貧而終其身未嘗有所乞假於人治其家以禮法閨闈之內不聞譁笑子弟鞠躬屏息以事賓客長者出入戶庭皆有節門館肅然其與人處乃益敬以和遇所尊者雖倉卒道涂必齊邀張升以俟其過自鈞敵以下藹容善言若恐傷之益相敦勸以善時取四子書及它前言往行稱道講說言之若恐不至遠近百里其傳夫驚民威稱數以爲謹迂私相與嗤之然苟與府君還無少長貴賤無愚智賢不肖亦莫不懜然改容而禮之也府君援例爲國子監生以孫貴

贈榮祿大夫娶余太夫人躬執勤約號稱賢母二子長某太學生次某女一適某邑楊氏孫二人馥二品銜直隸按察使馨侯遷州同曾孫八人學海光緒戊子舉人內閣中書次學鑑辛卯舉人刑部員外郎次學熙工部郎中次學復縣學生次某某府君以同治四年某月日卒春秋八十有一某年月日葬於某縣段家嶺先墓之次余太夫人祔某年月日改葬於建德之周家山周氏自唐宋爲時著姓先後聞人相望自入

國朝始稍凋落迄嘉道之間益替矣及府君以潛德懿行爲鄉里矜式其後葉乃復貴顯日益以昌大初荊州之遷秋浦也卜居於周家山周氏累世冢墓在焉至中丞復遷紙阮山遂

世居其地既多歷年所拜掃或闕重咸豐中亂起而周家山先墓遂失所在府君既葬段家嶺十餘載一日馥昆弟往掃墓得異徵心知地不善改卜周家山乃盡得先世墓地於是營起祠堂祀自荊州以下之葬於其山者故山松楸蔚然在望矣人以爲周氏復興之徵實皆府君遺澤之所致云

漢陽萬君墓誌銘

君漢陽萬氏諱正緇字敬堂少孤劬躬瘁勞以事其母以立其家家既饒給則又推所有以仁其邑之人故事初補郡縣學弟子員者類有獻於學官及其它諸費用雖至窶貧必竭蹶從事漢陽亂離凋敝之餘尤以爲苦君稱母命輸產直萬金有奇以其入爲邑中諸生初入學者之資一邑寒峻暢然漢陽城西濱大江有隄迤南延數十里其內農田五千餘頃居民廬墓相望皆倚隄爲障每歲修葺舊履畝輸費吏胥追呼爲民病又所費或虛冒不實重夏秋江漲艱危之際緩急無取資君獨憂之謀於邑宰倡輸三千金爲夏秋盛漲防險之需以風動上下邑宰爲言於上大府感焉議籌白金一萬益勸輸富室衆輸白金七千與君所輸合二萬金事由是集隄以無虞而貧民得免催呼之擾胥君力也君急人阨窮若其在己居

恆惠恤士類憐掩孤嫠建橋梁平道涂以至義塾義冢濟溺振飢或獨任或助輸遇事必竭其力雖屢瀕乏匱不少悔先後所耗帑數萬金仁譽流聞由是

朝廷褒其美大府重其義而閭里感其仁恩自楚中官吏暨鄉人士稱善人者必曰萬君萬君云君議敘浙江同知知府銜以光緒十五年二月乙未春秋六十有七卒其年某月某日葬某所曾祖某祖某父某皆

贈資政大夫妣皆

贈夫人配田夫人生子三長某早卒次某分省補用消次某廣東海豐縣知縣孫三人某某將葬以狀徵銘裕釗裕釗惟人之萎然而並生於世惟此同類之相收相恤而遂其生以是爲異於物而已唐虞之盛三代之隆聖人在位而民莫不與被仁政之澤由周衰以降雖以漢文景唐太宗之世海內富樂然去古之治固已遠矣其世不及是則民尤昏墊愁苦而無所告愬猶賴仁人君子因其所處之廣狹隨分而自盡以其百有其一濟耳有能出己之有以施於人如萬君者乎是亦晚近之世之民之所託命也銘曰

衰俗僿僿各仞其有扁鑿閉拒粟陳貫朽人之苦蘊云我胡負允義萬君鏗已碑人惠利所

及枯蘇而春胡不百年奄忽沉湮饒辭幽宮垂之無垠

通州張生母金孺人墓誌銘

孺人姓金氏通州張生譽之母光緒五年十一月十八日年六十一卒既卒譽走書來告且請爲墓刻之辭曰吾母之始至也家無石粟尺帛之儲親戚不通問吾父歲常外出家四十餘口皆賴母經紀力貧作苦喝不追涼寒不附火雞鳴而息辨色而興譽兄弟甫四五齡母夜篝燈教識字益擁絮手衣履箴作且作且覆問譽等深宵寒風凜然室中蕭然顧視譽兄弟輒淚下蓋其悲苦有不可道者且卒謂譽兄弟吾生平辛苦萬狀汝兄弟好自樹毋爲吾羞且苟有賢師友乞一言以志吾苦者不恨已烏乎譽兄弟無似長而無以慰答母氏之勞苦今母亡矣惟託諸文字可以無窮者庶其報吾母於萬分一卜明年三月十三日葬吾母通州城東之咩陽原敢請先生幸賜之銘以章諸幽其感且不朽譽故嘗問學於余余嘉其學行亟稱以爲賢者也稱述其母故信且往者譽又時時爲余道孺人之賢余故稔知孺人躬懿行蚤歲遭遇艱阨劬力盡瘁後稍能自給而惠利周於人人尤有明識曉大義殆非世俗之所能及也先是譽父明經君彭年其考少孤育於外姑吳孺人吳孺人無子子明經考

而鍾愛明經明經先娶於葛生子譽以後其弟吳孺人春秋高慮明經艱於嗣不得兼承吳氏祧也聞東臺金處士向南有女賢以告明經考聘爲婦觀生子爲吳氏後比歸生子慶華警譽華早卒而警譽遂蒙吳氏姓其後葛孺人復生子警譽警稍長且就試而警及兄譽皆質魯不能學明經隱以爲恤孺人輒知之曰以諸兒故邪張氏爲士族三世矣有子能讀書而後於人孰忍是且子歸張而祀兼吳以恩則無負以義則不諄何疑焉警譽乃復姓張氏其平居訓迪警譽諸子必以遠大中正無世俗之言諸子有過痛笞楚不少貸所與游必問其何人近者察視遠者參詢輒能決定其賢否其賢也則喜至必加敬禮不賢邪戒勿與近而其人後果往往敗警以縣丞發江西而警用文學有時譽以孺人卒之前四月舉優貢生鄉試乃被擯當路鉅公合口歎息或以告孺人孺人愀然謂警曰汝等不勉自厲其何以堪是名過實災也烏乎今世士大夫得大官要人一言之獎借抃喜震動忽若上仙邇乎惟恐天下不徧聞知其見賓敬於某公者也孺人之賢於人也何若哉警書孺人事累千餘言多難能之行余論其大者足以不泯已銘曰

汙俗靡庸鄙貪競警勞冕紳而妾婦行女也士行乃有孺人遠識懿範卓偉續紛厥有令

子萃起海濱饌德來諗淑郁秘芬我爲銘之以砥彼昏

重修南宮縣學記

南宮縣學自明成化十七年移建今邑治其後歷宏治迄

國朝嘉慶中重修者十有二今又近百年稍稍圯壞攝縣事李君與邑人復謀葺而新之三十年而工竣乃走書屬裕釗記其事裕釗惟天下之治在人才而人才必出于學然今之學者則學爲科舉之文而已自明太祖以制藝取士歷數百年而其弊已極士方其束髮受書則一意致力於此稍長則顯取雋於有司者之作朝夕伏而誦之所以獵高第躋顯仕者取諸此而已無不足經史百家自古著錄者茫不知爲何書歷代帝王卿相名賢大儒至不能舉其人

國家典禮賦役兵制刑法問之百而不能對一諸行省郡縣量域不辨爲何方四裔朝貢會盟之國不知其何名卑陋苟且成於俗而庸鄙著於其心其人能曠目攘臂而道者則所謂仁義道德腐熟無可比似之言而已矣烏乎以彼其人服中外官膺社稷人民之寄生民何由而安又內憂外患何恃而無懼哉且

朝廷取其士立法之始蓋亦欲羣天下之士範之孔孟之道以端其趨又益試之諸經藝策問之屬以覘其所蘊蓄其所以博士於學問之涂者故不可謂不備士誠一一求其實而踐之其學之成固自足出而爲天下用卽其試於有司亦未必不角出於庸鄙之人然而相習而靡者苟得之弊中於人心而莫有能振拔於其間者也士莫先於尙志而風俗之移易莫大乎君子之以身爲天下倡今天下師儒學子誠得一有志之士閔俗之可恫恥庸陋汙下之不可以居毅然抗爲明體達用之學以倡其徒同明相照同類相求水流溼火就燥志氣所動人蹶而興由一人達之一邑由一邑達之天下風會之變人才之奮未可以意量也嗟乎九州之大獨無一二豪傑之士有意於此者哉今南宮近在畿甸沐澤游原且又南宮子所生之邦也流風遺烈宜有未泯者有能聞斯言而皇然興起者乎則李君是役誠不爲無裨也已光緒十二年終五月記



陳亭遺文

七一

濂亭遺文卷五終

定價大洋四角

